烛光[illegible]动

布·杰克逊著

当代外国文学

烛光行动

〔美〕布·杰克逊著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紫芹译　闻延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Blyden Jackson
Operation Burning Candle

Pyramid Books, New York, 1973

责任编辑：施咸荣
封面设计：黄冠余

烛光行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15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1/8 插页 2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8,000

书号10208·54　　定价 0.62 元

第一部

一

哈莱姆区的人很少把丧葬当回事儿，因为在这个累遭打击的生活区里，丧葬是太平常了。在美国军队的关心下，住在伦诺克斯大街附近后排公寓里五楼上的一家，办丧事将会比哈莱姆区的大多数人家体面些。总算不错，要不是军队负责这笔丧葬费，妈妈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她的大儿子安葬。不仅如此，死者艾伦的保险金还可弄到手。据他们说，她可以拿到这笔钱。然而，她却没让自己多想这一万块钱的事，因为艾伦在越南战场上阵亡才刚刚一个月。艾伦的丧事还没料理，不管怎样现在还不到谈这笔钱的时候。她不让她的大女儿西西谈这笔钱应该如何安排。可是西西是讲究实际的，因为她得时时刻刻为了生活而与世奋斗！

妈妈的其他十一个孩子多数在前房（五间一套的铁路公寓房间），正等着西西回家给他们做饭吃。尽管他们吃得很少，她却总是想些点子，把食物搞得可口一些，以便填饱他们总是空空的肚皮，好维持到第二天早晨——这倒不是说第二天早晨境况会有什么改善。

妈妈也坐着等西西回来。自从两个士兵带来那不幸的消息以后，她就坐在这餐桌旁捱过了她的大多数时光。她似乎一点也没听到孩子们在前房里跑来跑去的吵闹、嘻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和哭喊的声音。她静静地坐着，两眼饱含泪水，为心爱的孩子离开人世而悲伤。寂静象一堵墙一样包围着她。孩子们也心里明白，进房间时总是不打破这寂静，小心翼翼地打量她，同时又警觉自己突然发出笑声，以免挨揍。

她渴望着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人能及时来给她散散心，可又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住处如此糟糕。这座楼虽然单调难看，妈妈却一刻不停地打扫，设法把脏物和耗子搞出去，至少使她的小天地保持整洁。

她两口喝完半杯冷咖啡，左思右想，真不相信她那多么聪明伶俐的艾伦，连白人也把他送到城里免费进那个了不起的大学，他怎么会一去不复返了！一去不复返了！艾伦哪，他本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呵，不是一般的医生，而是医治精神病人的医生。象他这样的人竟会落到这样的结果！天哪，他和妹妹西西一起曾盘算过他会挣多少钱——一小时三十元，甚至四十元！他还说他空闲的时候将给本地的住户看病——据说他们真的需要他——住户们听了之后都乐坏了。

是的，他肯定会这样干下去的。甚至连目中无人的西西也说过艾伦是会“充分露一手的”。现在可完啦，他一去不复返了，在越南被枪弹打死了。她辛辛苦苦地把他抚养成人，以后把他送出哈莱姆区，祈祷着他别染上吸毒的恶习或被送进监牢——她的这一番心血算是白花了。他走了，只不过是自己去送命。

前屋里孩子们的一阵喧闹声撩乱了她的思绪。她想不

起她的大孩子们在什么地方。这些孩子成天在哈莱姆区的街上玩，只有在负伤累累的时候才回家。有时，偶尔一两次带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回家。家，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歇脚处，一个临时栖身之所。特别是对艾伦来说更是如此。上帝呵，那孩子多么爱在街上玩哪！他比别的孩子出去得早，在街上呆的时间也长。出于某些原因，他似乎需要父亲甚于母亲。他常常同他父亲一起荡来荡去，直至学校的人走来干涉才作罢。当他父亲走进学校大门同他们，实际上只是同艾伦在一起呆上几天时，艾伦和他的父亲——这醉醺醺的老傻瓜——总是欢天喜地在一块儿。只有当白人威胁说要把艾伦送到教养院时，他父亲这才回家。有一次她派孩子们在街上整整找了他四天。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他回家来，和艾伦谈了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节啊！那一次，也是难得的一次，父亲回家了，而且神志一直保持清醒。艾伦坐在那儿，象大伙一样，听他谈了几乎有两个钟头；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要他们在这个他自己穷愁潦倒的世上有所作为。在谈到他要求他们能实现他对他们每人的期望时，他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按照父亲的说法，艾伦负有一件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必须打破这围堵在四周的墙，以便其他的人有上进的机会。艾伦是最大的孩子，努力打破这堵墙就该是他的事，或者可以说是他的责任。如果他能活下去的话，固然好，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生活对美国黑人来说总是很可怜的。他绝不应对这场斗争袖手旁观。这场斗争将使他的妹

妹们，也许还有几个小弟弟在通向他们的光明前程的道路上能够前进一步。爸爸说完便站起身来，使劲地按了一下艾伦的肩膀，走了出去。自此以后，他们几乎有一年没见到他。艾伦也不再逃学了，但课余的时间里他还是呆在街上，和他父亲要求他负责照料的弟妹在一起。

艾伦的妈妈希望西西回家照应孩子们。有大女儿在身边就好了，可以使她得到安慰。但她真正盼望的是孩子的爸爸能回来一次。至少已有三个星期她没有见到他了，虽然这是常事。但她盼他现在就能回来，也就是在他们把艾伦入葬以前回来。天哪，他多么疼爱那孩子呵！真的，她真希望他能回来，哪怕他是喝醉了酒。

西西急匆匆地进了门，顾不上朝坐在餐桌旁的母亲瞧一眼，一心只想找她的大弟弟汤米。他十七岁，比她小一岁。

“汤米！汤米滚到哪儿去啦？”她咒骂着，象哈莱姆区的所有孩子一样，一张嘴就满口粗话。“唉，汤米在哪儿啊？”她径直穿过走廊，向各间房里看了看，把挡路的小孩推向一旁。“真该死，汤米到哪儿去啦？”

“你要干什么，姐姐？”汤米从后室走出来问。他那矮小而强健的身躯赫然出现在灯光昏暗的过道里。他两肩宽大，有象在刚果河上划独木舟的人那样强壮发达的肌肉，他那大而扁平的鼻子生来就是呼吸非洲空气的。

“你干嘛在这该死的走廊里窜上窜下，吵得不可开交？”

姐弟俩感情很好。从前艾伦在家的时候，样样事儿都

是他们三个在一起干的。

“来呀，我有话同你说！废物！”

“别着急，姐姐，该死的！别着急嘛！”

“住口，快来，有要紧事。”

不消片刻，她就把所有在太平梯上的小孩都赶到屋里去了。她抓住汤米的手，几乎是把他拽了出来，接着把身后的窗子关好。太平梯是避开这拥挤而嘈杂的房间的唯一避难所，这里偶尔有一丝清风吹来，使人能得到片刻清静。

“祖宗老爷，这好了吧，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你这八败星！”

汤米虽然声音充满了怒气，还板着面孔，但他没吓倒西西。她的弟兄们虽然是本地最撒野的孩子，但他们没一个能吓住她。象妈妈一样，她自有办法对付他们每个人。

“好吧，什么事？”他用比较平静的语调问。

“听着，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要说的话，但你一定得相信，因为这是真的，懂吗？”

“你还没说呢，我怎么会知道呀？”

“我今天看到艾伦了！”西西激动地脱口而出。

她说得很快，说出口以后，她才想到应该事先使他对这件事有点思想准备才好。汤米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那压抑的痛苦涌到他那清秀的黑脸蛋上，他勃然大怒起来。

“闭起你的鸟嘴，姐姐！听见了没有？快闭起你这倒霉的嘴，不准再说！”

“我跟你说，在不到两个钟头之前我就看到他了！”

“我要你住口！”汤米提高了声音说。他不加思索地一把抓住她的罩衫，把她拉到跟前。

“住口！”他嘶叫着，泪水盈眶，“别再说啦！”

“放开我。该死的，放开我！”她命令道。

但他没松手，站在那儿怎么也不明白他姐姐为什么竟会对他开这种可怕的玩笑。

“汤米，快松开你这黑爪子，听见了没有？放手！”

她没提高嗓门，但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仔细吐出来的。他们默默地脚尖碰脚尖、面对面站了片刻，直到汤米息怒，能看清她的面目时为止。西西，他的姐姐，即使同他开这么可怕的玩笑，他也不能伤害她。他松开了双手。

他们站在那儿又有一会儿工夫，然后她轻轻地对他说：

“听着，我真抱歉把你搞得这么紧张，真抱歉，嗯？你听我说，”她停了一下。“有香烟吗？”他递上他的烟盒，她拿了两支，用颤抖的手点着了两支烟，递给他一支。

“你知道我进城去上艺术课的那个学校吗？”

他没回答，因为他本来就不赞成她走出哈莱姆区。

“象往常每星期三一样，今天我也进城了，不同的只是下车以后，我和巴巴拉来到沙利文街卖意大利香肠的那些地方去转了一下。”

她没说出为了不忍看到她母亲老是坐在那该死的桌旁悲伤不已，才想尽量长久离开家。

“不过，我们遇到了一些从伦诺克斯街来的家伙。巴巴

拉和他们一起到东村去了，我没同他们鬼混，就往家走了。我走到六号南北大街时，停下来看了看几个小伙子在地下铁道旁边打篮球——就是'黑人勇士'进城后聚集的那个地方。"

她很快就意识到她不应提到这个地方，因为汤米和艾伦以前经常在那儿玩，那时艾伦还没入伍，正上纽约大学。事实上，是艾伦说服了那个负责学校注册工作的标致的黑人女人为西西办了必要的手续，使她第一年能免费上艺术课。西西在那儿很出名，以致现在也没人想起向她要那小小的许可证。她看得出汤米在回想他过去同艾伦在城里的情景，因此就想急忙结束她的故事。

"我正站在那儿看那些家伙打球，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发生了。有一帮家伙坐在法院旁边的汽车里，他们是很吸引人的，我喜欢他们。"

但她没说出的是，自从她过了十三岁的生日以来，她这还是第一次去亲近一伙男人。不过，谁也没对她说什么放肆的话。

"我开头认为他们是黑猪。你知道，因为许多'勇士'在那儿鬼混，但他们只是躺在车里，靠得很近。嗯，我没去注意他们；当我正注意球赛的时候，比利从一百二十三号东西大街走了过来，我对他讲了艾伦的遭遇。他谈起了艾伦，他说他多么喜欢他，但他为白人送死实在丢脸。这些话使我感到十分难过，便从他身边走开了，因为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在哭鼻子。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站在两部停着的汽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间。”

“姐姐，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呀？”他对她有点不耐烦了。

“嗯，我刚才告诉你，汽车里的那些家伙正盯着地铁入口处，所以我也朝那边看啦。一个瘦瘦的黑小子，从拐角处走了过来，神色紧张，——你知道，那一副东张西望的样子，真紧张得很哪。正当那个瘦小子朝我们走来时，汽车里的一个小子溜出了车子，接着另一个小子也溜出汽车，他们跟在他后面并把瘦小子夹在当中。瘦小子知道事情不妙，想从两部停着的汽车中间溜走，我正站在两部车子的中间。那两个小子就在那儿逮住了他，瘦小子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们就飞快地戳了他四五下，快得很哪！他们完全知道在哪个要害部位搞死他。乖乖呀，那瘦小子还没倒在地上就断气啦，吭都没来得及吭一声呵。”

她住了口，回想他们捅死瘦小子时，那瘦小子脸上的恐怖神色。

“西西，你真该死，我吩咐过你别进城的嘛，你同那儿又没关系。这一切同艾伦又有什么狗屁关系呀？”

汤米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桩谋杀事件竟引起她如此不安。他们已完全习惯于枪杀、捅刀子以及警察殴打人们脑袋这类事了。所以这些事对他们说来，实在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听着，该死的。捅死那小子以后，汽车开了过来，好让他们上去。车门打开了，其中的一个人看见了我，就停了下

来。我猜想他以为我亲眼看见了他们干的勾当而在哭呢。他笑笑说：'别耽心，小妹妹，没人会伤害你。'坐在后座的那小子，他一直没下汽车，向前倾着身子说：'上来吧，弟兄们，快点！'我看清了他的脸，天哪，是艾伦！我向上帝发誓，就是艾伦！坐在那儿，又大又黑，一模一样！他看着我，有些吃惊的样子，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转过了身子。好家伙，那些小子一拥而入，汽车就朝六号南北大街开走了。"

西西站在那儿不再说什么，陷入了对下午刚发生的事儿的回忆之中。

汤米一声不吭。很明显，他不能相信他姐姐。他不明白他姐姐是怎么回事；他确实得知艾伦是死了，在越南被打死的。他的尸体明天运回家，星期天他们就要安葬他。他知道西西在等他说点什么，但他一心只想摆脱她。她一定是和母亲一样，由于悲痛而失去了自制力。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儿。他从来就对付不了西西。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猛一拳把窗子打开，几乎把窗玻璃打碎了。西西走上去挡住他。他粗暴地推开了她的手，他那魁伟的身躯敏捷地越过窗槛。西西跟在他后面冲进了屋子。

"汤米，请听我说吧。该死的，听我说！"

她抓住他的手臂。他咆哮着向走廊冲去的时候，竭力抑制着自己的冲动，不去揍她。她很快改变了语调。

"请站住，听我说。"她轻轻地说，就象一个小孩撒娇似的来表明她最爱他。她又说："请。"他知道她快要哭了。她松开他的手臂后，她在走廊里，站在他的背后。小孩子们从

各个门口探出脑袋来齐声喊道："西西哭了。呵，妈妈，西西哭了！汤米，你对西西怎么啦？"其他的小孩奔向厨房去告诉妈妈，一路大声嚷嚷着："汤米欺侮西西，妈妈！"

汤米转过身来对着西西，把小鬼们推开。她脸上的那种神色使他知道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你要我干什么？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些什么狗屁东西。你要干啥呀？"

"先让我们离开这儿。到萨姆店里去，我们可以多谈谈。"

她又抓住他的手臂，从孩子们中间穿过，向门口走去。走近厨房时，西西擦干眼泪，以免再增加妈妈的烦恼。

妈妈听到孩子们穿过走廊奔来了。当孩子们拥入厨房时，她丢开了她自己的心思。

"怎么啦？"她困倦地站起身来问。

孩子们使劲地抢着回答，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想引起他们妈妈的注意。过去一个星期来，她一直在令人不安地沉默着。

"西西，汤米，怎么回事啊？"

西西出现在厨房门口，老练地用目光向这群小弟妹扫视了一下，房间里顿时静了下来。

"没什么，妈妈，没什么。"

"你为啥哭呀？"

"没什么，妈妈，坐下，你别操心。"

当汤米进来把孩子们打发出去以后，西西把她母亲又

带回到桌旁。小鬼们纷纷跑到前房时，那里又响起了一片嘻嘻哈哈、喊喊喳喳的声音。

“你肯定一切都好吗？”

妈妈不想逼得太紧。她信得过这孩子；她知道外面有许多事儿，她所有的孩子都得学着去独自处理。有些事儿她实在不想知道。上帝太狠心了。

“一切都好，妈妈。汤米和我要到商店去一会儿。你要些什么吗？比如说，可口可乐或者冰淇淋？”

“不要什么，我身体很好。不要外出太久就是了。”

“不会的。”西西回答着，把汤米带出了门，“等我回来后就给弟妹们弄饭吃。”

他们在拥挤的萨姆咖啡馆的靠里的地方找了一个小隔间。汤米把他的大脚一直搁在西西旁边的空位上，使一些老是追求西西的小伙子立即打消了念头，无法坐在她身边的空座上。这倒并不是他在旁边的时候就不让人接近她，只不过是想突出他自己而已。

“西西，我想你大概因为对艾伦阵亡感到太伤心的缘故，以致你认为自己又看到了他。大约你想看到他，对吗？”

汤米一路上都在考虑着这件事，而且至关紧要的是，他要好好对待这位姐姐。艾伦死后，她对他们大家来说就显得更重要了。

“我看到了什么我自己清楚！”她坚持着，“他就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留着一小撮八字胡子和一头非洲式的浓发。是艾伦，肯定没错，——看那一头浓发，我就知道准是艾伦！”

“但是艾伦从来不留胡子呀！头发也总是留得短短的。那个人不过长得象艾伦罢了，你搞错了，就是这么回事嘛！”

西西在那儿默默坐了一会儿；她思忖着，她还是第一次产生怀疑。真见鬼，明明看到的，而且她太熟悉艾伦的模样啦。她有点儿生气，便转身对汤米说：

“汤米，我从没对你撒过谎，是吗？”

“是啊，我不是说你现在撒谎。我想你是心里难过，你和妈俩心里都太难过啦。”

“我对你撒过谎吗？”她又问。

“没有。”

“那么听着。我对你讲的是真话。今天下午我在格林威治村看到艾伦的。他和我的距离并不比你现在和我之间的距离远。”

她看汤米似乎又要争辩了，于是抢着在他将要打断自己的话头之前，又把事情的经过重说了一遍。她讲完以后，看到他还是不相信。

“瞧，”他似乎在迁就她，耐着性子说，“星期天我们就要安葬艾伦。我们安葬他以后，你就会知道他确实是死啦。那你就会好了，妈妈也会明白过来的。”

“我明明刚才看见过他，怎么可能星期天会去安葬他呢？”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她怒气冲天。

“我不管你信不信我的话，可我确实看到了他。星期天他们不管葬的是谁，他妈的，决不会是艾伦！”

“那么是谁呢？嗯？谁呢？如果艾伦真的没死，那他为

什么不来看我们而在城里转悠呢?”

西西非常平静地坐着。汤米虽然对自己刚才说的一番话把握不大,但想来大约也有几分道理,所以他姐姐现在也逐渐平静下来了。她坐在那儿有好一会儿,然后平心静气地说:“我要你帮我做件事儿,好吗?”

“如果你不再想入非非,我就愿意。”

“好,这会使我不再想入非非。我要你帮我说服妈妈把棺材撬开。”

汤米端坐不动。他知道到家里来过的每个白人士兵都曾说过棺材盖好了就不要再开。他们虽然不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不过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妈妈也确信艾伦的脸部没有了,或者情况更糟些,因此她很快就同意了。而现在这位他从来都捉摸不透的傻姐姐竟要把棺材撬开!

“不。”他回答很坚决。

“那我自己来说服她。”

“西西,不要缠她吧。你知道她是多么想念艾伦呀。让她平平静静地安葬他吧。”

“但她不能哟!”西西叫了起来。

“你说她不能,是什么意思?”

“因为葬的不是艾伦!”她顶了回去。

他要了一盘排骨和可口可乐,她在等着。两人都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来思考思考。等侍者一离开,她便想出了办法,胸有成竹了。

“对整个这件事我有个解决的办法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